



杜鹃正点亮我们的灵魂

冯金彦

一朵朵杜鹃仿佛是一只只蝶,从无尽的春色中飞了出来。

杜鹃的热烈,是春雨在一夜之间点燃的,随风潜入夜之后,漫山遍野都是一片火红,让你不知道谁是谁这幅美丽画卷的真正作者了。

杜鹃花不管这些,只是美丽自己的,依旧美丽自己的。

作为花,井冈山上的杜鹃花和别的花不同的是,它懂得对于一种花,高贵的是追求,美丽只是一件外衣。因而在井冈山和杜鹃相识,你会了解到许多和高贵与坚贞有关的故事。井冈山的杜鹃,仿佛是一个个小小的螺钉,把一种美丽,一种气魄,组合安装在井冈山上。如果没有这些杜鹃,那些山的刚毅就少了一些色彩,那些竹的挺拔就少了一些韵味。

井冈山的杜鹃,是井冈山的一个孩子,再难的日子,井冈山也没有舍得让杜鹃去流浪,井冈山处处是杜鹃的家,每一粒种子想去的地方都有泥土的拥抱。只是几十年过去了,这些杜鹃,依旧不显老,依旧是当年的样子,依然在讲述那些历史的故事。

历史,不只是那些死去的东西。死去的东西太多了,历史那间小小的库房存放不了那些名字。于是,

我们知道那些死去的小草,那些死去的花朵,对于一个春天没有意义,对于一片土地没有意义,甚至一个死去的生命,那些在荒野上寂寞的土堆里埋葬的名字,除了他们的亲人,我们又谁会了解与那些名字有关的故事呢?

可是,井冈山上的这些名字不一样。

井冈山的杜鹃也不一样。井冈山的杜鹃之所以成为走进我们生活甚至走进我们生命的一朵花,是因为有一种东西和杜鹃花小小的花蕾一样,总会在春天醒来,或者说被杜鹃唤醒,一种井冈山精神,一种民族的精神,几十年过去了,也依旧不显老,依旧是当年的样子。

一个人或许没有血性,或许为欲望折腰。可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血性,一个没有血性的民族,就像诗人田间的诗中所述的:

假如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哪,这就是奴隶!”

井冈山的杜鹃是血性的杜鹃。

井冈山的人也是血性的人。回望历史,一个个从井冈山走出的名字和

沉睡在井冈山里的名字,像红红的炭火,温暖了冰冷日子里的中国。我们无法听到他们的声音,除了黄洋界的林海之外,红光医院的旧影。我们甚至感受不到他们的气息,只有这些从泥土深处,从岁月深处挖出来的一些碎片,真实地告诉我们,他们曾经来过,在这里生活过,他们曾经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是蓬勃的生命,是我们的亲人。

至今,在井冈山的山岗上,如果不小心,还会从地上捡起几片炮声。你必须分外小心,你不知道,在那从杜鹃下曾经留下毛泽东的脚印,朱德的脚印。而那条挑粮的小路仿佛是一个书签:一个书签夹在这里,说明这一页是历史正在看的,说明这一页是我们正在看的;一条挑粮的小路夹在这里,是在为历史留一个记号,否则,那些出去散步的英雄们,找不回来。

我们就站在井冈山上回望。

一个人在井冈山上望了望,日子就长了,一群人在井冈山上望了望,目光就远了,一只鸟在井冈山上飞了飞,翅膀就硬了。这就让我想起自己的故乡,想起故乡的山岗上那旺盛而茂密的柞树林,那些生命力极强的柞树,枝干挺拔、绿叶婆娑,生生灭灭养

育着故乡的山水和故乡的人。即便被砍伐下堆积在角落,它仍然洋溢着澎湃的激情,只要有一场透雨,便会长出一丛丛的木耳,像是招展的旗帜,像是倾听世界的耳朵。而柞树林里那些抗联英雄的名字,杨靖宇、赵一曼、苗可秀,他们也是盛开在北方的红杜鹃。

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韶山的红杜鹃,红得像烈火像朝霞,这是上学时课本上邵华对韶山杜鹃的赞美。井冈山的红杜鹃也红得悲壮、坦荡。在井冈山的万山丛中,一百处革命斗争的遗址是一百朵最美的杜鹃,常开不败;一万五千七百四十四个烈士是一万五千七百四十四朵最红的杜鹃,绽放着灵魂的芬芳。这朵朵红红的杜鹃,仿佛是一个个人类伟大精神的火炬手,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一生一世,在历史的时间和空间上,把一种永远与不朽传递下去。

于是,我们想起了一位美国作家的一句话:“你可以把一个男孩从乡村的土地带走,但你却不能把乡村从男孩的身上带走。”

是的,你可以把一个人从井冈山带走。但你永远不可能把井冈山的杜鹃从他的心中带走。

鸟儿的鸣啾如光,轻轻丽丽,潺潺,以渗透的方式,以浸淫的方式,一尺一寸地把清晨照亮——

一种久违的柔软与感动,就那么汹涌且温婉地越过窗口,弥漫了原本静默的房间和原本静默的心。鸟儿们说的是古语。古音,古韵,古意。虽然内容总是不太好懂,语调却蕴藉悦耳、似曾相识,如娓娓的吴侬软语,从皓齿红唇的江南女子口中脱颖而出,千回百转,亦悲亦喜,似有关爱情,似有关桑麻,又似有关生命的种种传奇或艰辛。

从前听起来是这样,现在听起来仍然这样;在北方听到时是这样,在南方听到时,也是这样。所以,鸟儿们一叫,时间的坐标就消失了;一叫,空间的方位就倒错了;一叫,人的方位也就乱了。恍然间,竟不辨身在何处何时,也不知是在梦里、梦外。

若在北方,百鸟啼鸣,一定就是春天来了。整整一个漫长的冬季,除了雪花飘落的声音,除了冰河迸裂的声音,苍茫的天地之间,一切都是沉寂的。漫无边际的、单调的、白色的沉寂。只有春天来临,声音和颜色才如蛰伏的虫一样,不知从什么地方都钻了出来。春天里,人心会如泛青的原野,荡漾出风云,萌生出各种“花草草”的念想。近于哀愁的喜悦,风一样扫过心头,本来纯净的心灵便被吹得纷乱如麻,青春啊,爱情啊,人生呀,未来呀……如一幅找不到重心的图画,被一支画笔随意涂抹,无序横陈——含苞待放的花朵,倒垂的柳丝、双飞的燕子、如绿如蓝的春水、和暖而明媚的阳光……

然而,当我起身打开窗户,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幕缠绵的江南烟雨。哦,这已是江南的苏州,是苏州城外的天池花山,是花山脚下的客舍。粉墙黛瓦的房屋、小巧精致的苏式院落、碧绿的荷池、长长的回廊……一应景物恰好被迎面的一树桃花掩映,更显其错落有致,隽永、幽深。

鸟儿依然在不知疲倦、不明缘由地叫着。尽管目光在树丛中搜寻很久,终究没有找到那些声音的出处。但我知道其中有一种鸟儿应该叫做杜鹃,古代的南方文人称其为杜宇。相传,这鸟儿是古蜀国隐居“西山”的“望帝”所化。每逢春天,终日哀鸣不止,直至啼血成花。因其声凄厉动人,常常激发起人们丰富的遐想:一说是因为其心系于民,提醒人们惜春、惜时,莫误布谷;一说是因为其心有冤屈,难免要终日诉说自己内心的哀怨;三是说其生性多情,执意为自己心爱的女人,苦苦地相思,不停呼唤。唐代诗人李白曾在《宣城见杜鹃花》诗中赞叹:“蜀国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但不论如何,每每想起这种鸟儿,心中总是难免会生出几分惻隐之情,毕竟,此鸟并非无情之物。

虽然苏州并不是蜀国,“花山”也不是传说中的“西山”,但凭“花山”的清幽静雅,确实堪称难得的消闲、隐居之所。山中子规不通文字,看不懂人类的文字记载,去留与否,也只凭凭着生命与自然之间的那种奇妙的感应或对某个特定环境的记忆。子规天天执着地叫,人类也并不是谁都不解其意,于是就有“心有灵犀”之人在这个子规不愿离去的地方做起了隐居的文章和事业,不仅建起了别致的客舍,还立了一块别致的牌子:“花山隐居”。

有关花山,清代诗人王珏有一首七言绝句是这样说的:“姑苏名山无多少,唯有天池形势好。四面山光施彩色,松柏常被白云绕。”诗未见得有多好,稍强于“打油”而已,但对山色风景的描摹却颇为传神。诗咏的是“天池山”,是一座山的一个侧面。只因半山有一潭碧水故而名曰“天池山”。实际上,这座承天目山余脉而独立的小山,还有另一个名字叫“花山”,因山顶有峰,状若莲花,故而得名。直到最近几年,它才有了一个全面而稍显啰嗦的名字——“天池花山”。

未识此山之前,一直望文生义地认为,这是一座座满花香的名山,侍身临其境之时,却发现花并不是山中最有代表性的风物。比起花草树木,山中的石板小径、奇峰秀岩、曲水流泉以及侧目即见的碑、亭、石刻似乎更具特色。沿着“花山鸟道”深入其间,人与环境的互动即已开始。渐行渐远,不消半日,深藏于此山此水中的“隐”意,即已显现出来。不知不觉,一颗曾归属于“浮生”且被紧紧缠绕的心,就遇上了红尘。行至疲乏、气躁之时,刚好遇有小憩之处。一张四方“八仙”木桌,可二人对坐,可四人围合。讨一杯“寒枯泉”所泡的碧螺春,轻摇慢饮,人生的种种况味,甘甜的也好,苦涩也罢,就这样随茶叶由唇而舌,由舌而喉,潺潺而下,最后,尽在心胸中化为一缕舒和之气,升腾如岚。

再起身时,是不是还要拾阶而上,一直攀到顶峰,已经无关紧要。人生的至境也并非只是目摄八极把万事万物尽收眼底。那么多的过眼云烟,那么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物,说到底又与自己何干?看或不看,让远处的风光在眼中停留片刻,或没有停留,终究又有多少差别?索性,就折返回来,在林间寻一块干净、平整的石头重新坐下。刻着字的也好,不刻字的也好;刻着“仙人座”的也好,刻着“水石佳处”的也好,让自己安静成静物之上的另一种静物。任由潺潺的水声从身左而来,

花山一日

任林举

经过身体,再由身右而出;任由清风扑面,经过身体,又由身右而走。生命,就在反复的洗涤之中,一点点通透,轻盈起来。

由花山西行10公里,即到达了号称“八百里太湖”的大水之滨。古时,这片大水被称作震泽、笠泽或五湖。本来“太”在古汉语里就是“大”的通假,所以,称太湖为大湖也未尝不可。天气晴好之时,放眼太湖,亦是浩浩荡荡,无边无际,更何况时值雾水迷蒙的四月!一艘小船刚刚还在不远处左摇右荡,不多时,已经在烟波里消隐得无影无踪,一切可以追溯的踪迹尽被波涛抚平。

古有圣者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想古今主动避世而消隐的人,都应该是大智之人,那么,像太湖这样神秘的大水,不正是“隐”去的理想之地吗?传说,古越国的一代名相范蠡,帮助越王完成了“平吴霸越”的大业之后,就从这湖中隐去。史料记载,春秋末年,吴王夫差打败了越王勾践,将越王俘至姑苏,侍奉夫差。后来,范蠡献计,把美女西施献给了吴王,使他朝歌夜舞,沉溺于酒色,丧失了斗志和警惕,终于败在越王手下。大功告成之日,范蠡便决然向勾践请辞:“请大王允许我辞去,从此不再脚踏越国之土。”范蠡的借口很充分:“我听说,做人臣的,君忧臣劳,君辱臣死。从前君王受辱于会稽,而我之所以不死,就是为了辅佐君王成就霸业,现在君王的事业已成,而我该接受在会稽使君受辱之罚了。”话是这么说,实际上他是深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道理,主动让自己从君王眼里,从这一国知情民众的视野中,从人性的黑暗之中消失,以免遭杀身之祸。于是,范蠡悄然离开了勾践,离开了越国。据说,曾有人看见,范蠡带着西施,驾一叶扁舟,出三江,泛“五湖”而去,杳然不知所向。

五湖即太湖。果然,古往今来的许多事物,都借助这一片广大的水域悄然隐去了。岸边的柳毅井和柳毅亭还在,但通往“龙宫”的大门却紧闭着;美丽的爱情故事仍被世人传说,故事里的柳毅和小龙女却再也沒来湖边的草地上执手漫步,或偶入亭中相对欢饮。一艘现代的铁帆船从码头起航,像犁,迅即在水面上划开一道V形波纹。远去,再远去,遂如射向烟波深处的箭矢……最后,小如一枚树叶,小如一粒尘沙,直至在视野中完全消失。

世界上最为彻底的隐,莫过于让渺小的事物融合、溶解在伟大的事物之中。转眼间,曾在湖上穿梭往来的橈帆与画舫以及画舫中的峨眉博带、丝竹管弦、欢声笑语,已然销声匿迹。没有人能说清楚它们消逝的真正原因,是主动的隐藏还是被动的融化。三三两两的苍鹭,从灰蒙蒙的天水间翔过,似来自悠远的时间,又似来自渺远的空间。先是慢慢向东,然后又突然想起了什么,折身向北,越过高高大大的桂花树,越过成片成片的丁香丛,最后在几树盛开的梨花背后突然遁去。

此时,花山脚下的春意已浓。海棠水粉,碧桃艳红,如发丝般倒垂的柳丝,在微风里轻轻摇曳,不停地撩拨着流水的心。是去是留,是停是走,突然成为一个十分难以回答的问题。流连、品味、忘情于这清幽、神秘的山水之间,有那么一刻竟然突发奇想,也效仿古人,驾一叶扁舟或披一身蓑衣,倏然消隐,如向晚树影后精灵般突然遁形的灰蝉;但由于我们双脚粘着太多、太沉重的泥土,所以,终究还是无法轻盈,无法空灵。

临行的那个早晨,心中突然升起莫名的怅惘。一个人无语,枯坐于床边,满眼的书籍、杂物,一样也不忍拾括,怕容纳过我的房间因为这一物不存的粗暴离去而变得空空荡荡,又因为没着没落的“空”而充满感伤。莫名,就是不知为什么,但最终我还是想明白了。那是与我气息相和、心意互通的小小空间呵,竟是烟雨江南、温馨花山许予我的一片心呢!

回家吃饭

孙君飞

你是不是老了?还能不能像过去那样吃饭?

“过去那样”,具体而言,我在意的是:永远会有一个妻子、一个孩子或者一个亲人等待我回家吃饭吗?如果我不能在家里的餐桌边吃饭,我会在哪里吃饭:车上?路上?周围全是陌生人的小餐馆?或者沙发上?电脑前?办公室里?我吃的又是谁做的饭菜:口味总那么相似的快餐?或是自己冲泡的隔夜米饭?

我在农村长大,和父母、两个弟弟一家人围着餐桌吃饭,是我成长的日常。伴随着大锅饭的香味、蒸汽,以及父亲严肃的面庞、母亲温和的话语、兄弟间偶尔的吵闹,我吃下了滋养血肉、茁壮筋骨的无数米面、蔬菜和瓜果,还有必不可少、然而常常是等到遗忘却又奇迹般出现的荤肉和大骨头。但是,我吃下的何止这些?能够让我的血肉饱满起来,将我的骨骼稳住并固定下来的何止这些?一家人围着餐桌一起吃饭的画面终于在我的心里变成一种图腾,一种信仰。

我离开农村到小城奋斗、工作、生活,确实是为了一口饭吃,还要能够吃得饱。我已经免于饥饿,大鱼大肉也享受过,还时常感到富足,但最重要的不是这些,甚至连吃得体面、有尊严也不是最重要的,我越来越关心还能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家人围坐下来,踏踏实实、圆圆满满地吃一顿饭,一日三餐是这样,春夏秋冬都是这样,年轻时是这样,老了一样仍是这样。

我从一家的餐桌旁走开,并不是为了永远走开,我打开的缺口始终在等待我回去填补,也只有在家里才会有那把真正属于我的椅子在等着着我。星级酒店托盘最终会把一切撤走,那把雕刻精美、价格昂贵的实木椅子马上会坐下另一个很少回家吃饭的贵宾。然而——直到今天我仍相信——我在外边吃每一顿饭,我的母亲都会担心:既担心我吃得不好,又担心我吃得太好,如果不是距离有些远,她每每都有喊我回家吃饭的冲动。

喊自己的孩子回家吃饭,我从小就懂得这是一个母亲最慈爱的一种时刻,也是一个孩子最值得骄傲和感到生活如此美好的一个时刻,即使因为贪玩耽搁了太多的时间,母亲也不会用难听的话骂我,用脆嫩的枝条抽打我,因为全家人聚在餐桌旁吃饭的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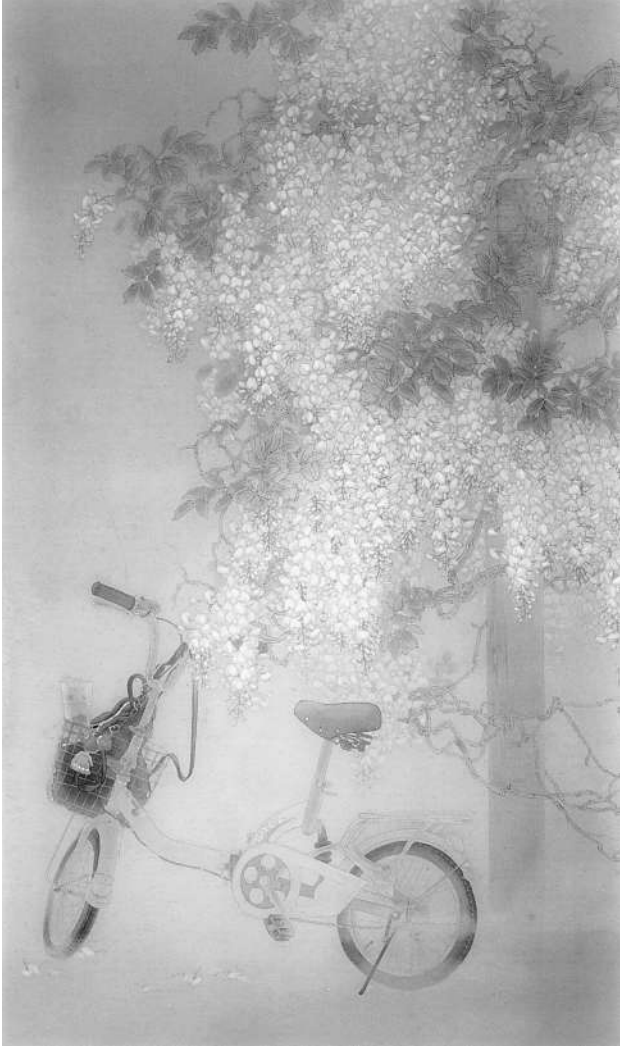
圣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再贪玩的心也要收,再大的委屈也要忍——再不快乐的悲伤和忧愁也不能从共餐的家人背后偷偷地笼罩过来,它们至少会在我们一起吃饭时躲得远远的,这一小方空间无比柔软也无比坚固,整个世界的大在这里并没有多少意义。

母亲从来不满意父亲在一家人共餐时教训批评我们,在艰苦岁月里,谁不是该忍的都忍了,为什么偏偏不能忍这一时?吃饭就是吃饭,吃饭就是过节,吃饭就是谁也不能打扰的圣事。看一个人懂不懂得爱和生活,珍惜不珍惜亲情和人生,只需要观察他吃饭时的表现就足够了。这是母亲通过潜移默化教给我的东西,这不是智慧,只是必要的活法。

所谓的成功人士,在我看来就是最终还能够天天回家吃饭的人。仍然只是走在回家路上的人,越来越少回家的人,以及很难回家的人,更需要鼓励和关怀。有时候谈论一碗暖暖的粥远比谈论成功和不幸重要。家里有了大厨房、大餐桌,却经常不使用厨房,也习惯不回家吃饭,反而让亲人孤独地坐在饭店里,吃由服务员端过来的中餐西餐、招牌菜特色菜或者农家菜,这真的谈得上成功和幸福吗?

有家而无法回去吃饭才是我警惕和害怕的事情。看到母亲还能够用勤劳的双手做饭烧菜,听到她喊出我的名字,只为了让我吃一顿在家里才会有饭菜,哪怕依旧是粗茶淡饭,我也会感到幸福的重大和幸福的日益珍贵。一些幸福难道不正是像昔日的炊烟一样随风散去了吗?我希望母亲最后得到的一种幸福是我能够让她从从容容、快快乐乐地出去玩,我去到厨房里为她做顿饭,然后像一个女儿似的喊妈妈回家吃饭。

在给孩子挑选童话时,我见到一则《三只熊的故事》,故事中讲:“从前,有三只熊一起住在森林中的一座房子里。一只小熊,一只中熊,还有一只大熊。他们每人都有一只盛粥的碗,小熊用的是小碗,中熊用的是中碗,大熊用的是大碗。他们每人都有一张椅子,小熊坐的是小椅子,中熊坐的是中椅子,大熊坐的是大椅子。他们每人都有一张睡觉的床,小熊睡小床,中熊睡中床,大熊睡大床……”这无疑是一个讲得最好的童话,也无疑是一个最有趣、最能给人温暖的童话。



芳晨勿扰(中国画)

孙娟娟

大地

飞越虚空的翅膀

马涌

近期文学界的大事件之一,是曹文轩获得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为在国内文学界相对小众的儿童文学一支,放了一个不小的“卫星”。之后,我在微信上看到一篇对曹文轩的访谈,他在文中说:如果中国文学长期放弃并想象力的操练,长期不能有人转过身来面对虚空世界,而是一味进行素描式的模拟,对于这种文学的价值创造,我们大概是永远不可能指望有什么辉煌的。这一段论述,颇有点振聋发聩的味道,让人心有戚戚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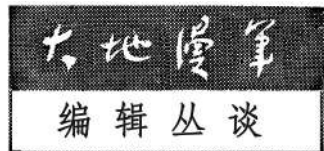
再往前追溯,2015年文学界的大事件中,亦有科幻作家刘慈欣勇夺国际科幻小小说雨果奖的事例。科学幻想,这也正是文学想象力操练的一种。两件事连起来看,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感受:在过去的一年里,“想象力”似乎是中国文学界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词。实际上,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国内的“国际文学奖焦虑症”,确实得到了极大的缓解。然而科幻文学、儿童文学这样强调想象力的“边缘文学”近年集中在国际上“破冰”,让人难免生出许多联想和期待。

我们的文学是不缺乏想象力的传统的,有无数的古典文学经典可以佐证;我们的文学在当下也是不缺乏想象力的实践的,有刘慈欣们、曹文轩们

的创作实践可以佐证。他们不仅凝望着所谓虚空世界,更从中为我们撷取了现世无法得见的奇珍。但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是,我们今天评价文学作品时,诸如“细致刻画”“真实再现”之类的措辞很多,“天马行空”“想象奇崛”之类的评价却很少。从过去到现在,想象力都是文学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地忽略它。这恐怕不是什么好习惯。

本报今年4月1日的文艺评论版,刊登了作家周大新的《现实主义边界可以扩展》一文,颇有见地。他在文中提出,现实主义创作中,“可以与中国历史上民间智者渴望超越世俗的幻想传统相结合”,也“可以借鉴西方知识界喜欢科学幻想的做法,把现实主义创作与科学幻想相结合”。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尚且可以如此,作为整体概念的文学,就更更不在话下了。这由社会现实与想象力结合而生的文学,也必然是值得期待的。

愿文学想象力的翅膀永远强健有力。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文艺”。
微信扫描左侧二维码,或搜索“rmbwby”。
投稿邮箱:fk@people.cn